贵阳一日

当楼下的卖报的大声嚷嚷，叫卖刊有国府克复黔东湘西捷报的新闻纸时，妓女表现得十分平静。“这应当是件喜事，你为什么看起来不大高兴的样子？”男人的手臂从后面伸过来想要搂住妓女的腰，却被妓女打开“抗战十年，纵有泪也流干了，何况血也化泪淌尽了。”后面的男人撑起身子“那也得打啊，总不能一辈子留在这地方，还是得想办法回家。”那妓女叹了口气“我们这样的那谈得上什么家呢，四海飘零，哪里不是家。当初在别处罢业，想着和姐妹一块把丘八轰回战场，如今姐妹和丘八死的死逃的逃，终究是万事空。”伴随着男人的一声叹息，房间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良久，男人穿好衣、戴上眼镜，回头面向女人“我要去参军了，倘若不搏一下，真不知何时才能回家乡一次。届时客死他乡，悔之晚矣。”没有声音。男人自顾自的又说了起来“这几年寓居此地，攒下些书还有一点点钱，钱我要带去打点用，书你拿去卖了吧，约值几个钱，多少还上些。”妓女抬头看了男人一眼，没有说话。“倘若死了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快哉呀……”男人临走前又看了妓女一眼，随后笑笑的出门去了。屋里的妓女又把头低了下去。

她的眼里有了期待。